

# 寻找自己的那碗“馄饨”



电影《菜肉馄饨》连日热映，围绕上海日常美食的文旅营销正如火如荼。

食物作为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文化符号之一，以其为核心的文旅融合无须追求宏大的项目，往往于一碗面、一道汤、一块饼中，串联起一地风华，令更多游客深度体验，萦绕心间。

不少地方已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碗“馄饨”。



一碗面、一道汤，串联起一地风华。

本报记者 彭德倩

日常美食，是全球城市最平实的味觉密码。当它们从小家厨房走向街头摊档，从个体记忆升华为地方文旅符号，便形成一种可体验的文化载体。

## 博洛尼亚 意大利小馄饨之旅

意大利博洛尼亚的“tortellini”（意大利小馄饨），是这座“美食之都”的味觉图腾。这种拇指大小的面食，内馅以帕尔马火腿、佩科里诺奶酪与鼠尾草调和，煮熟后淋上松露酱或浓缩肉汤，被当地人称为“用面做的珠宝”。

tortellini的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。传说其诞生与中世纪博洛尼亚的贵族宴饮有关——厨师为模仿贵妇腰带的褶皱，将面皮捏成小巧的环形，内藏珍馐。尽管这故事难辨真假，但它确实让tortellini从家常小食变成了文化符号。2016年，博洛尼亚传统手工tortellini制作工艺被列入意大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保护范围涵盖原料选择（必须用本地小麦粉）、手工捏制手法（每颗需18道折叠）及家族传承体系。

如何让非遗“活”在游客体验里？博洛尼亚的做法是“把厨房变成课堂”。市政厅联合老字号餐饮协会推出“tortellini手作之旅”：游客在百年家庭厨房中，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揉面、调馅、捏褶，完成后还能现场煮食。这类体验项目每年吸引约3万人次参与，其中70%是外国游客，人均消费达80欧元（含食材与讲解）。

一盘意大利小馄饨，还有专属寻

## 新视野

# 给老味道找新讲法

上航旅游研究院院长 陈元夫

日常美食融入文旅推广，关键不在于食物多独特，而在于是否构建了“参与感”与“情感共鸣”。

文旅产业深度发展的今天，游客不再满足于“拍照打卡”，而是渴望“成为故事的一部分”——揉一次面、听一段传说、和当地人聊聊天。当食物变成媒介，城市文旅便完成了从“卖景点”到“卖体验”的升级。这种真实感，最终会沉淀为人与城市之间的牵绊。

## 体验当“本帮点心师”

在上海，城市肌理中的“烟火气”从未远离，美食也有自己独特的底气，可将其更系统地编织进文旅叙事的经纬，给老味道找新讲法。

上海的饮食类非遗不算少——南翔小笼包制作技艺、大壶春生煎馒头制作技艺等，都被列入市级甚至国家级非遗名录。但长期以来，这些技艺多停留在“博物馆展示”或“老字号售卖”阶段，是否可以让它们成为游客可“动手参与”的生活技艺？

例如，打造“本帮点心师”体验工坊。以多家老字号为基点，联合文旅部门开设“非遗手作课堂”。游客可在百年老店的后厨，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揉面、擀皮、调馅。比如包一枚南翔小笼，需经历“轻轻提，慢慢移，先开窗，后喝汤”的18道手法；做一枚葱油饼，得掌握“三翻四烙”的火候诀窍。

完成后，不仅能现场品尝自己的作品，还能获得“非遗手作证书”。若能整合成“上海非遗美食体验地图”，标注各工坊的特色与预约方式，或能成为吸引年轻游客的差异化卖点。

对许多海外游客来说，上海也是他们认识中国的“窗口”之一，这张“美食地图”除了上海本帮美食，还应尽显在沪的全国各流派风味美食。

## “故事盒子”激活记忆

可用“故事盒子”激活历史记忆。每一种上海小吃背后都有故事：生煎馒头源于清代上海的“煎饼摊”，葱油饼的香气曾飘满石库门的弄堂。这些故事不该只躺在非遗申报文本里，而应变成可触

摸的体验。可以让居民成为文旅叙事的主角，亲身讲述藏在弄堂里的“美食故事”。

让节庆成为“味道的容器”，以节庆的仪式感放大食物的文化价值。上海从不缺节庆：豫园灯会、上海旅游节、枫泾黄桃节……但美食往往只是“配套项目”，缺乏独立的主题策划。若能将“上海小吃”打造成节庆IP，或许能让游客从“看灯”“逛街”变成“为了一口味道而来”。

上海的四季分明，可对应不同的饮食记忆。比如“秋蟹节”可联动崇明蟹田、浦东海鲜市场、老字号蟹粉馆，设计“从蟹塘到餐桌”的体验：游客上午在蟹田捕蟹，下午跟厨师学拆蟹粉，晚上在黄浦江畔的餐厅品尝自己包的蟹粉小笼。这种“全链路参与”比单纯的“吃螃蟹”更有记忆点。

## 里斯本 百年蛋挞的坚守

去里斯本，不可不尝一口贝伦蛋挞店那酥掉渣的葡式蛋挞。这种诞生于修道院的甜点，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传承，不仅成为葡萄牙的国民美食，更通

过“老字号+文旅”的深度绑定，成为里斯本乃至整个葡萄牙的旅游符号。

贝伦蛋挞的故事，始于1837年。这家名为Pastéis de Belém的店铺继承了1820年葡萄牙修女首创的蛋挞配方，至今全世界仅有3人知晓。店铺选址极具匠心，就在热罗尼姆斯修道院步行3分钟的位置，而这座修道院本身就是里斯

# 科孚岛：邂逅茜茜公主



## 越洋漫笔

■薛见非

去年10月末，我乘坐的地中海邮轮在希腊科孚岛靠岸。下船刚出港，便有当地司机迎上来兜揽生意，遂顺利上车往老城行去。沿路开着窗，咸湿的风裹着橄榄树与薰衣草的气息涌来——这是一座被时光反复雕刻的岛屿，既是古希腊神话的注脚，也是威尼斯、英国等占领时留下的拼贴画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会在这里邂逅茜茜公主。

没多久，便到了科孚岛老城。2007年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理由是“地中海最完整的要塞港口建筑群”。刚走进老城的鹅卵石街巷，就被一种奇妙的混搭风格包围：威尼斯式的尖顶窗棂下，挂着英国殖民时期的铁艺路灯；拜占庭风格教堂的金色穹顶旁，是新古典主义的白色立柱。兼职导游的当地司机告诉我，这些痕迹都刻着岛屿的过往——从公元前8世纪的科林斯殖民地，到罗马帝国的行省，再到威尼斯人四百年的统治，最后1864年归入希腊版图，每段历史都在建

筑上留下了印记。

沿着狭窄的石板路往深处走，最先撞见的是圣斯皮里东教堂。这座蓝顶白墙的建筑外墙镶嵌着彩色瓷砖，钟楼高91米，据说曾是岛上最高的建筑。据介绍，墙上的壁画是18世纪绘制而成的，因为在颜料里掺了碎蛋壳，所以几百年都能保有鲜美的颜色。

穿过教堂旁的巷子，便进入老城核心区。这里的建筑多为3层，底层是拱形门廊，二层有木质阳台，外墙刷成鹅黄、浅粉或淡蓝，窗沿挂着天竺葵盆栽。威尼斯人曾在此修建“里亚托市场”，如今虽已不是贸易中心，但拱廊下的商铺依然热闹：卖蜂蜜的、卖酸奶的、卖花的……摊位前不时有当地入驻。

老城堡是俯瞰全城的最佳打卡点，这座由威尼斯工程师设计的防御工事，曾是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堡垒。沿着陡峭的石阶向上，脚下的石块被磨得光滑，缝隙里嵌着干枯的橄榄叶。城堡墙体厚达3米，墙上的炮眼仍朝向海峡，1716年土耳其舰队围城时，正是这些火炮守住了防线。登顶后，海风迎面吹来，能清晰看到海峡对岸阿尔巴尼亚的山峦。

离开老城，我们的车驶向岛西北

的帕莱奥卡斯特里萨海滩。沿途的风景不断变换，北部的山峦上松树成林，中部的丘陵种满葡萄藤，南部则是大片的柑橘园。秋阳下，橄榄树的叶子闪着银绿色的光，空气里混合着松针和海水的味道。帕莱奥卡斯特里萨的海滩被群山环抱，海水呈现出层次分明的蓝，从近岸的浅蓝到远海的靛蓝。

行车半小时，此行最大的惊喜就在眼前——穿行在大片橄榄林间，阿喀琉斯宫的轮廓逐渐清晰。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白色宫殿，是为当时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（即“茜茜公主”）建造的夏宫。当我从司机的英文介绍中听到这个名字时，惊讶极了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他不会知道身边的历史人物曾因几十年前的3部电影，为万里之遥的许多人所熟知，也成为我青少年时期对美的憧憬之一。

1861年，应英国驻科孚岛总督亨利·斯托克斯爵士的邀请，茜茜公主第一次踏上科孚岛，便对这里的自然风光和悠闲生活一见钟情。1889年，她心爱的独子鲁道夫去世，心痛不已的茜茜公主开始在欧洲寻找疗愈之地。她忆起科孚岛的宁静，于是买下土地，请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宫殿，还



希腊科孚岛即景。

本版图片均为视觉中国供图

在花园里立起一尊7米高的阿喀琉斯青铜像——英雄手执长矛，目光凝视着远方的大海。宫殿便以这个她最喜欢的英雄史诗的人物命名。

阿喀琉斯宫融合了新古典主义与地中海园林风格，茜茜公主还亲自参与了设计和监督。宫殿中装饰着大量与希腊神话相关的雕像和油画，如

缪斯女神、阿波罗等雕像都在其中。几乎每年夏天，茜茜公主都会来到这里，凭海临风，学习希腊语，阅读莎士比亚、歌德和荷马的作品。

遗憾的是，我去时宫殿内部不对外开放，但花园里的雕塑值得细细观赏，尤其是入口处的阿喀琉斯雕像，是茜茜公主亲自挑选的，象征着希腊

神话中的英雄精神。花园里还随处可见慵懒的猫咪。

当我在青少年时期，只倾慕这位宫廷少女的明媚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当亲眼见到她曾生活的地方，更多的是感叹生命的平衡——获得一些，总会失去一些同样分量的，正如时光一样公正，一样残忍。